

shaoer wenxue

当代名家少儿文学
精品典藏



Liu
lang

真的不是 流浪

北董 著



文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的不是流浪 / 北董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72-5

I. ①真…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0522 号

责任编辑 孙亚敏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内文插图 三颗猫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杨爱英

真的不是流浪

北 董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14 千字

印张 6.5

插页 2

印数 0001-8000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72-5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真的
不是流浪
Liu
lang

目录
MULU

第一章	不知谁是罗小雷	/ 1
第二章	一漂漂到八角城	/ 14
第三章	有了困难找警察	/ 23
第四章	下雨天留我也留	/ 33
第五章	广告腿的良心账	/ 47
第六章	修鞋不是造卫星	/ 60
第七章	咱也试试钟点工	/ 68
第八章	落脚宗家驴肉馆(上)	/ 81
第九章	落脚宗家驴肉馆(下)	/ 96
第十章	不许你变机器人	/ 112
第十一章	孔雀山上野鸡飞	/ 124
第十二章	何处觅得将军草	/ 139
第十三章	鞭炮声里迎小年	/ 149



第十四章 生日话题一箩筐(上) / 157

第十五章 花季风雨伴前行 / 172

第十六章 生日话题一箩筐(下) / 182

尾声 真的不是流浪 / 202





第一章 不知谁是罗小雷

—

梆，梆，梆……大清早，一通椿木梆子响，脆脆的，一下子就唤醒了蓝色的红蓼河。

一百多只康拜尔鸭子像一大片雪白的波浪在岸上涌动，它们争先恐后地跳到河里。它们扑棱翅膀，扎猛子，嘎嘎地叫着，尽情地撒欢儿。放鸭的男孩把椿木梆子放进柳条篮子里，等候着欣赏那一轮红艳艳的太阳。

他叫李大葱，十三岁。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机灵。

他高挽裤腿，光着脚丫站在河岸上。

红蓼河在这里已是下游了，水面开阔，流得舒缓。

东方已经悄悄地冒出了一抹红。

男孩放纵地吆了一声：“哎嗨——哎——”

鸭子听见了，立马扭过头来，用黑亮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被惊扰了的沙蓬，叶尖上的露珠滚落下来，渗进绵软的沙滩上。远方传来了回声：“哎嗨——哎——”几分真切，几分飘忽，像影子一样。

男孩喜欢画画，还喜欢吹口哨。他折根蒿梗，吹着口哨在沙滩上画鸭子、画帆船、画哪吒闹海、画喜羊羊和灰太狼……好大一片地面画满了，他舍不得抹掉，就转移一下，接着画。这些画儿，他都慷慨地留给了风。风欣赏完就会涂掉，把沙滩变成明天早晨的画板。

把鸭子交给了红蓼河，人就轻松了。他眺望着对岸空濛的天际，问自己：那里，到底是土地呢，还是大海呢？

阳光喷染了东方的天空，那边就像点燃起篝火一样。男孩腿上的茸毛被映成了金色，一根根都像半透明。突然，太阳从地平线上冒了出来，一跳，再一跳。大地仿佛跟它粘连着，特别舍不得它走。它们相融相连的部分越来越细，越来越长，好像砰的一声，终于断却，太阳抖一抖就跳了起来。大地和太阳之间的依恋，总是让李大葱特别感动。

看完太阳，他赶紧去采沙蓬了。沙蓬剁碎后拌上糠麸、豆粕和鱼骨粉，就是鸭子们的一日三餐。他天天要采沙蓬，剁沙蓬，这是他不用纸和笔来完成的功课。

沙蓬的根系非常发达，可是李大葱懂得，只要用上腰杆的力量，双手攥紧，一挺，噗的一声，就拔掉了。蓬蒿很快就拔得一大捆，基本够用一天。太阳已经蹿起一竿高，



河里的鸭子被镀上了一层红铜色。

回头瞄瞄家里的烟囱，灰蓝色的柴烟飘尽了，该收鸭了。

以前，吃罢早饭他要去上学；可是现在不用，他休学了。收鸭之后呢，他还要清理栏里的鸭粪，回垫一些干净的沙土……

梆，梆，梆……脆脆的椿木梆子又敲响了，男孩边敲边喊：

“上岸啦，鸭子们，咱们回家啦！”

男孩动作夸张地高扬手臂，把樱桃大小的鱼粉面团儿撒下去。

鸭子们嘎嘎地上岸来，争先恐后地拣食撒在河滩上的美味。在这大约二三分钟的时间里，男孩要盯住脖颈上系着红布条的那十九个家伙。它们啊，个个都是粗心货，常常把蛋生在野外甚至河里。丢在河里就不用说了，任它去吧；丢在岸上的，他要捡回来。他的柳条篮子就是用来盛鸭蛋的，每天早晨都不会落空。

可不是么，这儿一个，那儿一个，他捡到了九个沉甸甸的大鸭蛋。

突然，天空投下一道黑影，说时迟那时快，一只大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斜切下来，准确地抓起一只鸭子，一扑翅膀就离开了地面。

鸭子们乱了群，嘎嘎地惊叫着，没有方向地乱挤乱撞。

李大葱急了，他略略一瞄，奋力将椿木梆子打了出去。嘭，一声闷响，大雕刹那间被击中了。它松开爪子，在沙滩上挣扎扑腾，呀呀地叫着打团团。

男孩吆喝着冲了上来。

雕是鸟中的豪强，目光里总是充满自信和藐视。男孩无从知道它的哪根骨头哪条筋受了伤，但见它不肯服输地扑起了阵阵尘沙，极力左冲右突。经过短暂而艰难的奋争之后，它终于振翅而起，控制高度，仄仄歪歪地飞越了红蓼河，渐渐消失在广阔蓝天的尽头。男孩看见，一根雕翎飘飘落下。他捡起来，映着太阳看看，决定收藏了，那是一柄虎皮颜色的曾经割风断雨的轻刀……

受伤的鸭子流着血，却还能走动。男孩抱起它，朝着大雕远去的方向张望。是妈妈拉着长声的吆呼唤醒了他，该吃早饭了。他捡起椿木梆子放在篮子里，心情很复杂：鸭子要活，雕也要活，这事该怎样评判呢？

又像是一片雪白的波浪在河岸上涌动，骚乱后的一百多只鸭子，跟着男孩回家了。男孩提着篮子，背着沙蓬，光着脚，吹着口哨，送走了一个虽然遗憾却也够得上充实的早晨。

他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放鸭子了。要告诉爸爸，改天放鸭，一定要扛一根长竹竿，威威武武，吓唬大雕莫要轻举妄动。

想到这儿，他朝着西南方向望了望。



那里，就是他向往的八角城。那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
罗小雷啊，你真的住在八角城里？我能见到你吗？
李大葱揣想着一个不曾谋面的男孩呢。

二

八角城啥模样啊？罗小雷啥模样啊？

这让李大葱牵肠挂肚。他想去八角城看看罗小雷，打工。

三四个月以前，祸从天降，医院说，李大葱得了白血病。李大葱不过是淋了一场急雨，后半夜就浑身痛，呕吐，高烧不退，可怎么就得了白血病呢？白血病就是血癌啊，这，李大葱懂。他从电视上了解到，血癌是要命的，倾家荡产之后呢，可能还是人财两空。

爸爸妈妈被这晴天霹雳击昏了。李大葱也落入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悲哀中。大葱没哥没弟，没姐没妹，就一根独苗苗，老天爷狠心要拔走吗？妈妈不知流了多少苦泪水，爸爸卖掉了小木船、花背牦牛和三只母山羊，他们踏遍了所有亲戚家的门槛，揪着心为儿子筹措治疗费。邻家一位叔叔在小学里当主任，帮了个忙，为他们开来一张休学一年的证明。证明上，字字都有千斤重啊：



李大葱同学患白血病，准予休学一年。

四五天以后，李大葱的舅舅急匆匆地赶来，他从医院带来了一个新消息——李大葱的病误诊了，是一种什么什么字母的病毒（舅舅不认识英文），急性感染，不是血癌。

一家人乐得哟，大哭了一场，真是应了“喜极而泣”那个成语。

一连好几天的好吃好喝，走亲戚，逛庙会，买新衣，连债务都不去想了。爸爸说：“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闹闪失！我儿子叫大葱啊，大葱不怕三九严寒，过冬都冻不死，春天还会发芽，娇绿娇绿，壮实得就像羊犄角！”

李大葱望着盖了红印章的休学证明，跟妈妈说：“那，我病好了，得去上学啊！”

“上学咱先不急，”爸爸一天到晚眉开眼笑，“上学急个啥？既然不是白血病，咱待上三年五载也待得起，先好好养身板啊！”

“我不是好了吗？”儿子也脸上开花，说。

“好了也不急！爸爸要你玩个痛快！”儿子保住了命，爸爸太知足了。

“他爸，”妈妈说，“话虽是那么说，咱还得问问学校该怎么办。”

爸爸跑到邻家，向那主任叔叔讨主意。主任叔叔说，

他得跟校长商量商量。校长传来意见：功课已经落下两三个月，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了；夹生饭总是不好吃的，干脆等明年9月1日开学，跟下一个年级走吧。

爸爸妈妈都沉浸在儿子“死里逃生”的兴奋里，至于跟哪一年的哪一班走，还在乎吗？只要能活着，一辈子不念书都不在话下！

“先玩玩，大葱，”爸爸说，“敞开玩，玩够了再说！”

没等儿子玩够，爸爸申请了小额贷款，买了一批鸭子让儿子放。对于农家来说，一向视光阴为财富，何况有债务在身啊。

有美丽的鸭子们相伴，再加上心情的放松，还有饮食上的补给，李大葱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一天晚上，他在电视里看到一名“北漂”姐姐，历尽艰难之后成为了非常有名的歌手。“我也要出去漂一漂！”他当即做出决定。他不指望轰动，但是他想挣钱，因为他的“白血病未遂”让家里欠下了太多的人情。

一家三口吃着早饭，当爸爸提出再买一批鸭子时，李大葱说：“爸爸，鸭子最近老是犯毛病，接二连三地死，买多了也是风险啊。咱别买了，我想去八角城里打打工。鸭子你能放吗？”

“鸭子呢，我倒是能放，可是，”爸爸和他唱反调，“你去打工可不行！你一个小孩子家，掐掐不够一碟，捏捏不够一碗，打工谁要你！”



“电视上说，娃娃打工国家不允许。”妈妈也不赞成，“那叫童工，谁用童工谁犯法。”

“不许雇用童工，那是怕耽误青少年读书。”李大葱解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不是流失生，我有休学手续，我打几个月的工，明年我就接着上学了。我打工挣钱，恰恰是为了上学嘛！”

妈妈想一想，儿子说的好像也在理，这好像跟家长不让娃娃上学是两码事。

“可是大葱你啥也不会呀，”妈妈说，“哪个老板会雇你吃白饭？”

“除非老板是傻子！”爸爸还是不支持，“你也就是刚刚不尿床！”

“那你们就别管了，”李大葱横下心，说，“我保证能够挣来钱！”

“你能保证？大葱，你能不能给妈说说，进了城怎样找活儿？人家嫌你小，你能说什么？你说说看！”妈妈追问得真是仔细。

爸爸望着儿子，捏着下巴微微笑。

李大葱说：“我去闯呗！不过，我想去找找罗小雷。”

“找罗小雷？哪个罗小雷？”爸爸已经忘记了。

妈妈倒是想起来了，说：“是给咱们家捐了油和衣服的罗小雷吧？八角城的是吧？我记得呢。”

“哦，那个罗小雷啊，我也想起来了。”爸爸说，“不过

我们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管你的闲事啊？”

李大葱说：“我也不指望人家帮咱啥，我想人家在城里比咱熟，咱去打听打听，也没坏处。”

“要说这，”妈妈说，“咱们应该谢谢人家才对。我们现在难关过了，虽说日子不富裕，送篮鸭蛋叫人家尝尝鲜还是办得到的。”

“嗯，我看也行，送！”爸爸终于同意了。

事情就算定了下来。

三

罗小雷到底是谁？

这是个谜。

李大葱从未见过八角城里的罗小雷。他们的“认识”，缘于一张小小的纸片。

前年冬天，村委会把一套城里人捐助的羊绒运动衣和一大桶食用油分配给李大葱家，原因是，李大葱的爸爸得了高血压，而他妈妈又因为肾脏不好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家里困难。那套衣服，在李大葱看来并不很适合他穿，太红太艳了，他数了数前后上下竟有六个口袋。邻家主任叔叔的女儿羡慕地说，口袋多的衣服是最时尚的，大红色显得吉祥。李大葱半信半疑地穿上了。这套有着六个



口袋的衣服。

他穿上后摸遍了六个口袋。在第五个口袋里，他摸到了一张小小的纸片。掏出来，只见上面用碳素笔写着一行字：

祝你平安！

罗小雷



李大葱曾经无数次揣想：罗小雷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上小学还是上中学？他学习成绩好不好？

他也想过给那个罗小雷回个音信，人家问候你平安了，捐助你了，说一声“谢谢”总是应该的呀。可是，他只知道那批捐赠物品来自八角城，是村委会用大喇叭广播过的，并不知道罗小雷的具体住址，“谢谢”就没法表示。

“罗小雷，咱要登门拜访你啦！”李大葱有几分激动，他觉得，这跟漂流瓶传奇似的，好浪漫呢。

他挑了六十六个大鸭蛋，取一个“六六大顺”的含义，装入一个较大的柳条篮子里。放鸭蛋的时候，一层层铺垫了暄腾的米糠，防着路上颠破。他还装订了一个大大的白纸本，他计划用图画和说明文字来记日记，当然每天要画一幅啦。

妈妈给他烙了两块大饼，揪了几根葱白，叠了换洗的衣服，包了半袋洗衣粉，千叮咛万嘱咐：

“大葱啊，你要明白，爸爸妈妈不盼着你去赚钱，你就当去玩一趟啊。你人还小呢，赚啥钱啊！玩够了就回来。没活干就跟你爸爸弄鸭子。记住没有？”

“我知道。”李大葱的心早飞了。

爸爸说：“就是玩！钱花完就回来！”

“我知道。玩！”

“出门多让人，千万别惹人。干活别偷懒，懒人没人稀罕。手脚要干净，饿死不吃土，穷死不做贼，人家的东西别



动心。夜里少喝水，老跑茅房就歇不了身子……”妈妈想得真多。

“妈，我记住了。”李大葱说，“妈你想开点啊，我不会有事的！”

“妈知道你不会有事的。大葱啊，你还记得那《葫芦谣》吗？”

“忘不了。”

《葫芦谣》是姥姥教给妈妈，妈妈又教给李大葱的儿歌，儿歌唱道：

葫芦藤，
风里摇，
一个葫芦两块瓢。
星星月亮都知道，
我是妈的那棵苗……

“你在外面想妈妈了，就唱唱《葫芦谣》，妈在家就听见了。”

“妈，到时候我唱。”

妈妈哽咽了，她在喉咙里说：“妈等着听，妈放心你……”

妈妈的眼泪流下来了。